

归侨往事

归国小忆

□ 陈福星

2020年是我回国60周年。在这60年里,我从一个懵懂少年到耄耋老人,经历了排华、三年困难、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不论顺境或逆境我始终没有忘记我是中国人。虽然我很想念我的出生地印尼,但如果让我再次选择,我还是会选择回国。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此生无悔入华夏,来生愿在种花家。

我出生于印尼的棉兰市,母亲是土生华人,父亲则是从福建地区过番(到南洋)谋生的中国人。那时父亲的

生意做得不错,家里有佣人有司机,童年与少年的我衣食不愁。物质生活上的富裕,却不能代替精神上的压抑。因为信仰、肤色的不同我们会被白人的孩子嘲笑。父亲参加了庆祝“十一”游行,上午参加的活动,下午就有警察上门盘问。后来印尼当局排华加剧,加上父亲病重,想着落叶归根。于是1960年8月,我的父亲带着全家从印尼的苏门答腊岛的棉兰市启程,取道香港,回到了祖国。

在厦门安顿下来后,我

就在集美侨校开始补习中文,恰逢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能吃饱饭就很好了,副食品少得可怜,我第一次尝到了饥饿的滋味。在这么困难的时期学校依然保证每个学生的粮食定量与少量的副食品供应,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了祖国的温暖。一年后我跟补习班的同学参加了考试,一个多月后收到通知,我被上海的学校录取了。当时考的是什么学校,读的什么专业,一切按分配。

1961年的秋天我离开父母去上海读书,毕业后留在了上海工作。参加工作没多久,就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在那极左的年代,我们与海外的通信完全中断了,又因我不愿参加造反派,不久之后我从一名技术员变成了一名工人,所幸工厂的同事们都对我不错,我并没有吃太多的苦,在那动乱的年代里感受到了人性的温暖。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恢复了原职,在80年代初举家调回了厦门,在第七塑料厂工作。恰逢技术引进,我与同事又一起去日本考察生产线,引进了国内当时还不多的聚乙烯生产线,我终于能学有所用了。

回到厦门后不久,厦门印联会成立了。我得知消息后第一时间参加,并常年担任了联络员与苏北同学会的理事。工作中我热心会务,常

常将自己所在小组归侨遇到的问题及时反映到印侨联。

退休后我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大力支持市政府的侨务工作。我住在华侨新村老别墅,因历史原因有些老别墅的主人出国,房子虽请亲戚照管,但都委托我帮忙照看。近年来有些房主和亲戚回国探亲,对一些政策法规不太清楚,我都主动将了解到的国家政策法规对他们讲解。二十年如一日,我带动家人主动协助社区向街坊邻里宣传政府政策,为邻里排忧解难,经常把自己家提供作为老归侨的聚会点,组织原华侨新村的华侨同胞们参加“老侨说”的茶话会。在2019年10月厦门市侨联召开的“最美侨界家庭”表彰座谈会上,我的家庭获评“文明新风”家庭。

2017年年底,我大病一场(中风了),在我与病魔斗争的时候,厦门印联会及时送来的关怀与慰问金,让我再次感受到了祖国的温暖、侨友的关爱。如今我年事已高,又因身体原因已经不能过多地参与侨务工作,不过让我欣喜的是现在我的孩子们已经能接过我工作。

回顾这60年,我经历了很多,但不论身处何种境遇,我都坦然面对,因为我知道我的祖国从不会抛弃我们。祖国就像母亲一样张开双臂为每个孩子遮风挡雨。



嘉庚小故事

父子之间

□ 陈经华

陈嘉庚一生热爱社会公益,矢志扶贫济困。他倡办教育,经营庞大的实业,无暇顾及妻子儿女。

他和子女相聚的时间甚少。每年除夕,全家团圆聚会,是他和妻子儿女在一起的仅有机会。即使是在这终年难逢的时刻,彼此见面也不过一小时。相见时,互相问安,拜年,别无他话。

陈嘉庚很少主动和儿女说话,儿女也害怕和他说话。在儿女眼里,他十分严肃,不笑,也不逗乐。他不训斥儿女,但,儿女们都莫名其妙地怕他。儿女们小时,一听父亲回来了,就争先恐后地躲开,藏到房间里。

抗战时,儿女们都长大成人。陈嘉庚常年住怡和轩俱乐部。有一次,他病了。整整一周感到不舒服。那时,他的五子陈国庆也在俱乐部帮忙筹赈。他告诉兄弟们父亲身体欠安,要他们去看他。三个大哥都不敢去。由于国庆一再坚持,三人才由国庆领着到怡和轩看望父亲。但当爬上二楼楼梯顶时,他们又犹豫起来,不敢再往前挪步。最后,国庆带路走在前面,才继续上楼。那时,陈嘉庚正靠在阳台上一沙发上,听到脚步声,便唤国庆的名字,问他谁来了。国庆上前,告诉他:三个哥哥听说他身体欠安前来看他。

三个儿子借机齐声问了一声“阿爹,你好些了吗?”

陈嘉庚点点头,“嗯”了一声。

谁也没有再多一句话可说。

父子之间,彼此相见,如同陌路,确是怪事。这都是陈嘉庚一心扑在事业上,父子很少接触所致。



走遍世界

出发

阿拉斯加是美国面积最大、人口最少的一个州,有170多万平方公里,比中国的新疆面积略大一些,人口只有70万,到冬季则只剩一半居民。这个号称是目前地球上有人口居住的最干净、生态保护最好的地方,据说是19世纪60年代美国政府花700多万美金从沙俄手中买来的,现在看来价格相当便宜。

以追逐、观赏北极光的名义,我从加拿大温哥华码头登上五星级的邮轮,开始了遥远的阿拉斯加之旅。先邮轮航行,然后换乘汽车至阿拉斯加内陆中部的费尔班克斯,那里被誉为“世界北极光之都”,是地球上最适于观赏北极光的地区,也是所有世界欣赏极光著名城市中,最接近北极圈的一个。作为游人,毕竟是匆匆过客,刚好能碰到短暂的极光的出现,多少还是要靠点运气的。当然,前往费尔班克斯的水陆行进中,还有包罗万象的世界级的自然风光,既有雄奇壮丽的冰川雪山,也有了无尘埃的天空海洋,还有充满神秘色彩的民俗风

情。这一路,令人期待。

时值九月,高纬度的阿拉斯加已是深秋,而我所乘坐的这条邮轮航线也将是最后一班,因为约半个月后,阿拉斯加将进入漫长寒冷的冬季。

航行

邮轮沿加拿大沿海内湾向西北方向航行。群岛罗列,峡湾旖旎,经过的一些小城镇很有特色。

阿拉斯加最南端的城市科奇坎,以鲑鱼之城而闻名。宁静优美如画的港口,有一个建在高脚柱上的滨海区,著名的小溪街就是昔日红灯区。溪面浮现两岸木屋的倒影,清晰可见小城边溪流鲑鱼争相追逐。

朱诺是阿拉斯加州首府,100多年前阿拉斯加著名淘金热就是由此开始。在市区20公里处,有一处巨大的冰川和湖水构成独特的景观,在湖边步道漫步,与冰川近距离接触,真是非常难得的体验。

史凯威小镇曾是淘金潮的门户。我坐上一列保持着百年前风情的小火车,到达淘金

地点加拿大育空地区的山脉。当年在这气候恶劣的荒野大山,有许多淘金者再也无法踏上归路。

阿拉斯加有上万处大大小小的冰川,汇集了地球上各种冰川形态。邮轮驶进著名的阿拉斯加冰河湾,被誉为“大自然最伟大的奇景”的大太平洋冰河、玛格丽冰河、学院府冰河依次出现在我眼前,垂直冰崖所崩裂下来的浮冰,点缀在冰河湾上,成了海上晶莹的冰雕。这是阿拉斯加东南方最纯净壮丽的自然景观。

邮轮最后在惠提尔码头靠岸,结束了8天的巡游。接着,我乘车浏览了阿拉斯加最大城市安克雷奇市和拥有北美洲第一高峰的迪那利国家公园。3天后,抵达费尔班克斯——美洲最北的城市。

这几天我暂时没有想念北极光,因为沿途几百公里的道路两旁和原野,有一望无际的金黄色桦林,山坡地则被蓝莓覆盖,大片的紫红色彩一直绵延至天边。醉人的色彩与加拿大东北部800公里的红枫

林一样,在秋日竞相争艳,不分伯仲。我知道,这灿烂热烈的辉煌持续的时光不会太长,过几天,无情的冬雪将会把一切变成黑白。于是,我一路赞叹,唏嘘,浸淫在金黄紫红的世界,并贪婪地将一切色彩收入镜头。

北极光

晴朗的夜空条件下不一定就有北极光可看,阴天则毫无希望了。初抵费尔班克斯,天空还真盘桓着一大片云层。不过,旅馆服务员却说今晚可能“有戏”,我不抱希望,早早上床睡觉了。

半夜约11时30分,床头电话响起。这是“暗号”,告知已有北极光造访迹象。我迅速从温暖的被窝爬起,用30秒的时间穿好应对零下5度的衣服,冲出房外。

一片空旷地里,早已站了许多翘首以盼的游人。天空已无一丝云层。几棵白桦后面,一道浅白暗淡的光团正在出现,似云似雾,是否北极光不得而知。听有人说,用相机慢速度拍

一下,这团光影若呈蓝绿色,即为北极光。我拿出数码相机,搁置在地上,用小石块架着朝向天空,试拍了2张,哈,图像果然呈蓝绿色。此时是11时50分。这条光团慢慢变粗变亮,接着又变成扭曲的线条闪动,如青龙飞舞。接着,奇迹终于出现了——黑暗的天空不知从哪里冒出无数的青、绿、紫颜色的光影线条,并且在线条边缘还附着许多环绕跳跃的弱光带。180度的天幕一瞬间布满了强烈的各色奇光幻影。此时,我简陋的相机已无法胜任记录这一场景。伴随着周遭人群的欢呼声和惊呼声,我干脆不拍了,躺在地上,感受这一生中可能很难再看到的梦幻之境。

有的人,比如,我,总是跨越千山万水,就只为目睹或亲历那短暂珍贵的瞬间——清晨珠穆朗玛峰尖上一抹金色的阳光,南极大陆巨大冰川边缘崩裂时一声巨大的轰鸣,北冰洋上突然跃起的鲸脊黑色厚重的弧线,还有,今晚阿拉斯加夜空中神秘的北极光……

在阿拉斯加看北极光

□ 李世平